大戴禮記正誤

大戴禮記正誤

江都汪敀貢中著

韓元吉序

中間缺者四篇　缺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　喜孫案此據晁公武讀書志

而重出者一篇　原注云兩篇七十三　改云兩七十四　喜孫案此蓋據晁公武說改

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矣　矣上增多字

大戴禮記目錄　六藝論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晉陳邵周禮論序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　漢書德號大戴字延君

為信都太傅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崇文總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今所存止四十篇其篇第始三十九編次不倫也　宋時曾列之十四經見史繩祖學齋佔畢　風俗通引此書稱大傳禮　四五兩卷曾子十篇也卷九卷十一兩卷即漢書藝文志之孔子三朝七篇也皆各自成書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儀禮逸經也禮三本明堂朝事解禮經者也

卷一　王言第三十九　與家語王言解大同小異壽孫案盧本作王言先君蓋據家語改與戴吉士校聚珍板本孔檢討注本同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荀子哀公篇　與家語五儀解前半篇

同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禮記哀公問篇同自章首至然後能以其能教百姓家語問禮篇有之孔子侍坐以下家語大婚解畧同

禮三本第四十二　荀子禮論篇同

卷二　禮察第四十六　禮記經解篇及賈誼疏

卷三　保傅第四十八　賈誼疏及新書

卷四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禮記祭義篇

卷六　衞將軍文子第六十　自章首至亦未逢明君也與家語弟子行篇畧同

卷七　晁公武云闕六十一陳振孫云闕七十二喜孫案戴東原記文稱陳

振孫云兩七十二四庫全書提要亦載陳振孫云兩七十二其說相符[illegible]先君子此述陳說曰闕七十二後條又載陳說云中闕第七十二複出一篇未知孰是俟檢陳氏本書

五帝德第六十二　與家語大略同

勸學第六十四　荀子勸學篇及宥坐篇

卷八　盛德第六十六　自民之爲奸邪以下家語有之　德法者御民之銜至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家語執轡篇有之

卷九　孔子三朝上篇　劉向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千乘第六十七　四代第六十八　虞戴德第六十九　誥志第七十　卷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喜孫

案盧本作千乘第六十八四代第六十九虞戴德第七十誥志第七十一文王官人第七十二諸侯遷廟第七十三先君所改與戴本孔本同

卷十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逸周書官人篇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逸經 陳振孫云中闕第七十二復出一篇黃佐云中間第四十與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皆有錯誤劉本重七十二吳澄云第七十三有二晁公武云兩七十四熊朋來云兩七十三喜孫案此載陳振孫黃佐二說皆與提要不同俟查本書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逸經 禮記雜記篇 案雜記尤詳

卷十一 孔子三朝下卷

卷十二 朝事儀第七十七 釋朝聘之義猶禮記之有冠義等篇也文多據周禮 周禮典命司儀大行人小行人及禮

記聘義　自聘義至諸侯務焉與聘義同　盧本作朝事第

七十七按司儀正義引有儀字

投壺第七十八　逸經　禮記投壺篇　有經文有記文

卷十三　公冠第七十九　逸經　與家語冠篇文多同　有

經文有記文

本命第八十　禮記喪服四制　家語有之自有恩有義至聖

人因教以制節與禮記喪服四制同

易本命第八十一　凡地以下至聖人爲之長家語執轡篇有

之

案詩靈臺正義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

卑也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按今大

戴禮亡政穆篇白虎通德論引謚法解謂之禮記謚法文苑英華卷八百四十獨孤及太師荀晉卿謚議云謹按大戴禮體中居和曰懿文貧有成曰獻羅泌路史云大戴氏曰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謚法周書之說亦然鄭樵通志畧云有周公謚法有大戴記然則謚法固兩載於周書大戴禮中若文王官人篇然南宋以後始芟去之故今篇目參差目戴震記

以注爲康成作也　案子張問入官篇注明駁鄭義諸侯遷廟篇用兵篇亦云

大戴禮記　隋志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王言第三十九　喜孫案盧本作主言　孔從戴作王篇內同

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間也　間馬作問喜孫按戴校聚珍本作開孔从楊氏大訓作闇皆未致繹史

其不出而从乎　从家語作化喜孫案戴校聚珍本孔本並作从不从家語作化

雖有國馬　馬盧本作焉家語作馬今按馬本正作馬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从劉本亦作馬孔本亦作馬

不以其地治之　地馬本作道喜孫案盧校云家語作道戴校从方本亦作道孔本亦作道謹案楊氏大訓正作道

則政亦不勞矣喜孫案政盧本作正先君手改致戴校从方本作政孔本亦從之作政謹案政與正古通又按戴孔并刪上則貞二字

教定則本正矣喜孫案盧本作教定是正矣先君手改盡从戴說謹案朱文端本作則正矣戴引方本作本正矣戴校聚珍本云當是則本二字訛成一是字今从朱本方本合訂孔从朱本盧校云家語作政教定則本正矣

使有司日省如時攷之喜孫案如字先君改爲而字蓋用戴說戴校聚珍本从方本作而盧孔皆云如而古通

百步而晦喜孫案晦字各本皆作埒戴校聚珍本云古者以長百步闊一步爲一晦埒字當是晦字之譌孔與軒云春秋公羊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則堵者五堵也此文似有誤此改晦字蓋用戴說

方里而井喜孫案各本皆作千步而井戴校聚珍本云井九百晦其方三百步積九萬步此云千步非也千步二字當是方里之譌孔云千步亦字誤韓詩外傳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晦廣一步長百步爲一晦此改方里蓋用戴說

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喜孫案與字先君手刪用盧說也戴校聚珍本从方本作與孔氏注本从楊氏大訓改作與皆與此異

如夫暑熱凍寒喜孫案如字先君手增改戴校聚珍本从方本夫爲如盧刻雅雨堂本據家語疑夫爲如孔氏注本从楊氏大訓改爲若夫

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喜孫案王必盡本作主以戴氏初校云篇內主字竝王字之譌推此一處名本仍作王當據之以表微又必字宋本作以戴校聚珍本从方本作必孔氏注本从先聖大訓改必盧校亦云家語作必此改作王必盡同其說

致其征　家語作改其政喜孫謹案太平御覽引正作改其政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此篇從家語校喜孫案戴校聚珍本改義爲儀云儀各本訛作義今據荀子哀公篇人有五儀訂正謹案先君此不用戴說故於篇內校補孔子曰人有五義二十四字亦祇作義不从荀子作儀蓋以古人儀字只作義作儀者今字耳故不改

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喜孫案先君校去今夫二字未詳所據笏舒[illegible]

志不在於酒肉喜孫案酒肉各本皆作飲食蓋據荀子校改

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義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哀公曰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喜孫案孔子曰至哀公曰二十四字各本皆脫蓋據荀子

校補戴校聚珍本亦有此說又案人有五義荀子作人有五儀此改儀爲義者以篇題爲據也說詳篇題下又按有聖人荀子作有大聖此改聖人者以篇內哀公曰敢問何如則可謂聖人矣孔子曰若此則可謂聖人矣爲據也又案哀公曰下荀子有敢問二字攷是篇五問于士于君子則不曰敢問于賢人于聖人則曰敢問本無定例故畧之也或當時別有所據亦不可知

從物如流 喜孫案如各本作而益據荀子改今案如而古通

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 喜孫案三而字先君皆據家語改爲必今檢戴孔書皆不從家語

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 若夫夫字衍 喜孫案先君校去夫字又增則字于若字上蓋[illegible]據家語也謹案戴孔不从家語是也家語[illegible]

躬行忠信其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 喜孫案置宋本訛貫加盧本作志皆先君手改謹案元劉貞廷本作置戴氏文集云貫一本作置與文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註云不形于心色也義可互證

此言不以己之忠信於人置諸心而責人以忠信也惟自勵於躬行不以己厚責人薄是之謂躬行忠信其心不置因推尋下句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可取訂制言中所謂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此蓋謂已有仁義之實雖人不知何害知或作志首譌此改置改知蓋用戴說

窮為匹夫喜孫案躬盧刻作躬戴校聚珍本云窮他本訛作躬今从方本孔氏注云躬讀為窮此改躬為窮蓋用戴說

所以理然不取舍者也喜孫案各本不下有然字先君校去之據荀子也不否古通然不即然否也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喜孫案神下各本有明字此據小戴記刪

然後言其喪葬　葬戴校作𦵯从小戴記喜孫謹案戴初校本云喪葬別本多作𦵯義長至校聚珍本則仍作喪葬孔本亦作葬云宋本作𦵯从大典及元本改

禮三本第四十二

天地者生之本也 喜孫案生盧刻作性先君校改戴校聚珍本云生字程本方本并作性今从荀子史記及沈本孔仍作性注云性生也

諸侯不敢懷 不敢懷當從荀子作不敢壞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云壞他本作懷今从永樂大典本劉本朱本沈本孔并同云史記作懐宋本亦同从元本改

俎腥魚 喜孫案腥各本作生史記作腥先君蓋據史記校俯訂

俎之尙腥魚也 喜孫案各本俎之生魚也史記有尙字此蓋據史記校航解勃

其次情文迭興 喜孫案迭盧刻作佚戴校聚珍本云迭他本作佚今從劉本高安本孔氏注本亦從元本改作迭此改作迭蓋同其說

貳之則喪 喜孫案貳各本作貸此蓋據荀子校

禮察第四十六

故昏姻之禮廢 喜孫案昏盧刻作婚俗字先君手改今攷戴本孔本並作婚亦俗字

而倍死忘生之徒衆矣喜孫案徒盧刻作禮戴校衆珍本云徒他本譌作禮今从方本孔校云徒宋本譌禮从戴氏校本改此改徒字蓋用其說

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喜孫案至盧刻作生戴校衆珍本云至各本譌作生今从方本孔校仍作生此改至字蓋據漢書校與戴說合

然而曰禮云禮云喜孫案而盧刻作如孔注本亦作如戴校衆珍本云而各本多作如今從方本謹案而如古通用漢書載此文正作而此改而字蓋據漢書校與戴說闇合

莫如先審取舍喜孫案先盧刻作安孔注本亦作安戴校衆珍本云先各本多譌作安今从方本及漢書此改先字蓋據漢書校與戴闇合

然而湯武能廣大其德喜孫案盧刻作然如孔注本亦作然如戴校衆珍本云然而各本譌作然則如三字今从方本謹案漢書正作然而而如古通用此改而字據漢書與戴闇合

則言者莫敢妄言喜孫案盧刻脫敢字从劉貞廷本也戴校衆珍本孔氏注本並有敢字此增敢字與戴孔

同據漢書也

今或言禮義之不加法令 喜孫案盧刻作今子或言與孔氏注本同戴校聚珍本云今字下各本多衍子字今从方本及漢書譔案此刪子字據漢書也與戴闇合

夏小正第四十七　隋書經籍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

鴈北鄉傳何以謂之爲居 喜孫案盧刻無爲居與傅崧卿本同戴校聚珍本無爲居二字云各本或衍一居字或衍爲居二字今从方本有爲居二字此增爲字益同孔說

而不記其鄉何也 喜孫按而盧刻作如孔氏注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作而云而各本多作如今从傅本譔案而如古通用此改而字益據傅崧卿本與戴合

雉震呴傳震也者鼓其翼也呴也者鳴也　盧刻作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戴君云徐堅初學記兩引此文皆作呴者鳴也震者鼓其翼也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孔氏注本並先呴後震从初學記也此改先震後呴

據經文也

初歲祭耒傳始用暢也其曰初歲云爾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喜孫案盧刻正文有始用暢三字傳首又有初歲祭耒四字其曰初歲句在用祭也下又無歲字是用下無之字此蓋依戴校戴氏初校本云初歲祭耒正此四字屬夏小正元文自始用暢也已下皆爲解說不必重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字似以文義更明戴校聚珍本云經不僅曰祭耒而必曰初歲祭耒以祭必用暢而用之自是始故加初歲二字以表此祭爲終歲用暢之始始用暢也正解經文言初歲二字所兼合之義下復申之曰其曰初歲云者以暢是終歲之祭所皆用初歲對終歲而言各本或訛及其用初云爾儀禮經傳通解作其曰初云爾也者又移此句于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下文理隔礙不可通其列夏小正經文增始用暢三字爲經愈生糾紛矣孔校非同又案戴校作其曰初歲云者从方本也孔校作其曰初云爾者从通解也此增歲字而不刪爾字不詳所據何本

獺祭魚傳其必與之獻何也喜孫案與古通爲爲又通謂與之獻即謂之獻也先君注又謂字子與字之旁以此下來降燕乃睇傳與之亢何也同又按戴校聚珍本載舊注云與疑作謂

觭則見傳歲再見云爾喜孫案各本脫云字戴氏文集曰爾上當有云字脫在叢記時也下戴校聚珍本曰云字各本訛在叢記時也下今訂正孔校本仍無云字下文仍以叢記時也云五字爲句盧刻則并下條云字無之此增云字於爾字之上恭用戴說

初俊羔助厥母粥傳而不食於母也　於戴校作其喜孫案戴氏文集曰當從別本於作其者戴校聚珍本孔氏注本並作其而不言所據何本先君子此標藏校于簡端而不改傳文蓋存疑也

祭也者用羔喜孫案盧刻無也字戴校聚珍本孔校本並有也字此增也字與戴孔同

榮堇采蘩傳堇采也喜孫案采盧刻作菜戴氏文集曰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此文菜作采與上大命采也字正一例謹案古菜字止作采此改采字蓋同戴說顏之推匡謬正俗曰古之經史采菜相通

蘩由胡由胡者繁母也蘩母者旁勃也　左氏傳隱二年正義引此作蘩遊胡遊遊胡旁勃也喜孫案此條正文與傳各本不同戴校聚珍本作繁旁勃也其經傳之分與盧刻同孔校則以榮堇爲經之一條傳曰采也以采繁由胡爲經之又一條傳曰繁由胡者繁母也繁

旁勃也三本不同未詳孰是有壬案由胡二字一在幽部一在魚部二部古多合用故由胡疊韵旁勃雙聲古者草木之名多用雙聲疊韵非可執共字以求解也孔用黃尙書說以旁勃爲四旁皆勃然生殊屬附會先生據左傳正義校去繁毋字則無所庸其附會矣

昆小蟲抵蚳傳萬物至是動動而後著

喜孫案盧刻不疊動字孔本亦不疊動字戴校聚珍本云各本脫至字又脫一動字今從傳氏方氏合訂孔校云至是下黃本疊出動字此增動字蓋同戴說

推之不必取故言推而不言取

喜孫案盧刻作推之不必取之戴氏文集曰推之不必取之各本無句末之字取必推而不言取取必當作故言字形譌舛戴校聚珍本云改作故言云故言各本譌作取必今從方本此改之取必三字爲故言二字蓋同戴說

來降燕乃睇傳百鳥莫曰巢窔穴謂之室何也

喜孫案盧刻作室穴也與之室何也孔本作窔穴取與之室何也戴氏文集曰窔穴取與之室何也各本皆然窔當作窔王逸注楚辭窔廈云窔複屋也之室何也洪興祖補注云窔深也隱暗處蓋窔廈猶言深厦此窔穴指燕所爲巢深隱也下云謂之室何也是書或譌作與或譌作

爲不勝畢衆因與字又誤衍取字戴校聚珍本作突穴又謂之室何也云突穴卽燕之所爲似穴而突出者也又謂今本訛作取與今从方本孔云取字誤當爲其與之謂之也謹案此改突穴謂之室蓋用戴文集之說與與謂轉注說見前

鳴札傳札者寧縣也　爾雅注引此作鳴蛰虎縣

良蜩鳴傳良蜩也者五采具　良爾雅注引傳作蜋

匽蜩鳴傳匽蜩者匽也　匽爾雅注引此作蝘

菽糜喜孫案盧刻作糜戴校聚珍本亦作糜孔本并同且曰于文糜芑之糜从禾糜粥之糜从米此傳字爲糜不爲糜諸家以爲赤梁粟抑失其訓觀此注此改糜从禾不知所據何本

已在經中喜孫案已盧刻作以孔注本亦作以聚珍本作已謹案鄭君注檀弓以與已字本同此改已字據聚珍本也

又言之何也喜孫案何也上盧刻有時字孔本亦有時字戴校聚珍本从方本改時爲是孔注亦云時是也此刪時字未詳據何本

領馬傳分大夫卿之駒也 喜孫案大夫卿三字盧刻作夫婦二字聚珍本孔本并同此改大夫卿據傳稱卿本也

將閑諸則 喜孫案閑各本作閒戴校聚珍本云閒當作閑孔注亦云閒閑也此改閑字蓋同其說

鳫始摯傳故言摯云 戴校無故言二字 喜孫案戴氏文集曰各本無言字通解止作摯云於古人文體尤合戴校聚珍本仍有故言字云各本脫言字今從傳本孔校亦云宋本脫言字从傳本增此不刪傳文而識戴說于旁蓋存疑也

狸子肇肆傳或曰肆殺也 喜孫案或曰上各本有其字傳氏疑其字衍戴校聚珍本亦云其字衍文盧校亦云其字衍此刪其字蓋用其說

灌荼傳灌藂也 喜孫案藂字聚珍本作聚孔注亦作聚惟盧刻作藂據盧氏卷首凡例云藂乃叢字而訛為聚今皆改正不復沿襲以滋後學之惑則此字乃盧氏所改先君識聚字於藂字之旁復抹去之蓋用盧說爾雅云灌木叢木是其據

丹鳥羞白鳥傳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案爾雅翼釋蟲四引此文云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螢也白鳥也者謂蚊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凡有翼者為鳥羞者進也不盡食也羅氏所據本乃是丹螢喜孫案盧刻丹鳥者無也字白鳥謂閩蚋也無也者字其謂之鳥何也無者字有何也二字此蓋據月令注校與孔校同戴校聚珍本亦同惟其謂之鳥者下多何也二字彼從傳本也

鹿人從傳從者從羣也喜孫案傳首盧刻有鹿人二字蕭校聚珍本亦有之云各本不重鹿人從三字今從方本孔校不重鹿人從三字補注曰鹿人疑當作鹿從蓋傳首所經句也古從字作从妄者遂因下或曰人從而改耳諸案此刪鹿人二字與孔說微異未詳所據何本

離羣而善句以離而善喜孫案以盧刻作之孔注本亦作之上闕鈔句戴氏文集曰之當作以字形之

鵙此改以字蓋用其說戴校聚珍本仍作之

熊羆貊貉鼶鼬則穴壽孫案能羆盧刻作能羆戴校聚珍本孔氏注本並作熊羆此改熊羆與戴孔同又案朱本作鼶鼬鼶則穴盧校戴校孔校並據爾雅注改作鼶鼬今攷廣雅引此正作鼶鼬則穴

豺祭獸傳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壽孫案盧刻無後字戴校聚珍本孔注本並有之此增後字蓋同戴孔說

南門見壽孫案南上各本有初昏二字戴校聚珍本云此月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初昏二字乃衍文盧校亦云疑字誤此删初昏二字蓋用戴說孔則截初昏二字自爲一節

於時月也萬物不通壽孫案盧刻以此爲當人不從傳文集云八字應歸小正元文若說小正者則是字而用是不用時篇內可考義亦非解當人不從孔校同先君于此以俟乙之蓋用戴說

正文四百七十二字壽孫謹案孔氏首篇注云舊本篇末或記字數或否今悉補列以資校核先君校夏小正特記正文字數于篇末亦以資校核也謹仍之

保傅第四十八

因襲以禮喜孫案因盧刻作因以盧刻作之戴校聚珍本云魏書李彪傳所引作因襲以禮與新書合今參據改正謹案漢書亦作以禮此改因改以益同戴說賈誼書作以禮

有司齊肅端冕喜孫案肅字盧刻作夙與二字戴校聚珍本據魏書李彪傳改爲肅今從漢書新書並作肅先君參據改正與戴閒合注同

教因已行矣喜孫案已盧刻作以孔本亦作以聚珍本作已謹案漢書正作已已以古通此改已字據漢書也與聚珍本合賈誼書作已

此三公之職也注古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喜孫案盧刻作尙書及周禮說而文與此同戴氏文集因通解載此注而作古當是古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轉寫致譌又衍文字許叔重五經異義稱合尙書說古尙書說是其證聚珍本作古尙書及周禮說義與此同孔校本作古文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段若膺校戴集說與孔同不以文爲衍字此增古字于上刪而文二字蓋同戴說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嘉孫案毋正也至不能毋二十三字盧刻無之孔本亦無之此據漢書增與聚珍本合賈誼書亦有此二十餘字惟多兩之字少一也字

習貫如自然盧刻之爲常三字因注而誤今從賈誼書改正嘉孫案漢書亦作如自然聚珍本孔本並作之爲常

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嘉孫案學學二字盧刻作小學小三字孔本同戴校聚珍本據賈誼新書及漢書訂正此改學學二字蓋同戴說

而恩相及矣 而民不誣矣嘉孫案而字盧刻作如孔本亦作如謹案而如古通漢書新書並作而此蓋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

而功不遺矣嘉孫案遺各本作匱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退習而攷于大傅喜孫案攷各本作端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而匡其不及喜孫案匡各本作達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此五學者喜孫案學者各本作義者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喜孫案輯盧刻作緝孔本亦作緝聚珍本作輯舊注云緝一作斬此改輯字與聚珍本合蓋據賈誼書校正

有徹膳之宰喜孫案徹盧刻作廚聚珍本亦作廚孔校本亦作廚太平御覽文亦作廚宋本則作徹廚此改徹字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有敢諫之鼓注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喜孫案盧刻注無者字戴氏文集日通解載此注諫下有者字今攷聚珍本有者字孔補注本亦有者字此增者字蓋同其說

工誦箴諫喜孫案箴各本作正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注大夫諫之以義後於瞽史喜孫案盧刻之作足後作使史作叟戴氏文集曰足當作之使當作

後別本與作史此以解正諫在晉史樂工後也此改之改後改史蓋同臧說與聚珍本合又案臧意以經文正字爲大夫與漢書新書作箴者異

故切而不愧 喜孫案愧各本作讓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所以明有敬也 喜孫案敬各本作別此蓋據漢書新書校正

所以明有孝也注教天下之子也 喜孫案子盧刻作孝聚珍本亦作孝上注教天下之臣也聚珍板本亦改作別云從永樂大典本與此全異孔氏補注本則上節注作臣此節注作子此改孝作子而不改臣爲別蓋同孔說

趨中肆夏注車亦應樂節 喜孫案盧刻作聲節聚珍本孔注本並作樂節此改改樂節蓋同其說

閉其聲不嘗其肉 喜孫案嘗新書作忍食先君校此注忍食二字于孝後脉去之蓋恐新書係後人據孟子改也上句見其生不食其死今新書亦作不忍見其死與孟子合可以知其故矣

注王藻曰 喜孫案藻各本作繅此蓋據小戴禮記改正

明堂之位曰　案賈誼書正作明堂之位　熹孫案此條蓋駁盧刻校語盧云此位字當作禮上引學禮此引明堂禮皆逸禮也戴校聚珍本亦云位當作禮此據賈誼書皆駁之

博聞而强記　熹孫案各本無而字此蓋據賈誼書增入

殷周之所以長久者　熹孫案所盧刻作前孔本亦作前戴氏文集曰前當作所字形之譌戴校聚珍本云所各本訛作前今从方本雜案漢書正作所此改所字蓋據漢書校與戴合賈誼書作所

其輔翼天子　熹孫案天子漢書作太子大戴各本則皆作天子先君初改太子既又改爲天子蓋从大戴禮記盧校亦云當以本書爲是謹案賈誼書正作天子

所向者告訐也　熹孫案訐各本作得此蓋據賈誼書校改謹案盧僕射注云則此字北周時已誤

今日卽位而明日殺人　熹孫案各本無而字先君據賈誼書校補漢書同

深爲之計者　熹孫案各本無之字先君據賈誼書校補

謂之訞言　熹孫案各本作訞誣此蓋據漢書及賈誼書校正

彼其所以習導之者喜孫案各本無之者二字此蓋據漢書及賈誼書校補而視己事喜孫案而盧刻作如孔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作而云各本作如今從方本謹案賈誼書正作而此蓋據之校正與戴合又案而如古通然而不能從喜孫案而盧刻作如孔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作而云各本作如今从方本謹案而如古通用賈誼書正作而此改而字蓋據賈誼書校也與戴校合然而不避者喜孫案避各本作辭此改避字蓋據賈誼書校正繇數譯而不能相通喜孫案繇盧刻作參宋本亦作參戴校聚珍本作繇云各本訛作參今從方本孔校亦作繇盧校亦云繇常作繇形近而訛謹案漢書作累卽繇也此改繇字與戴孔同賈誼書亦作累天予不諭於先聖王之德喜孫案諭於二字盧刻作諭孔本亦作諭戴校聚珍本作諭云各本訛作論今从方本及漢書謹案賈誼書作諭於二字此蓋據之校正不知君國子民之道喜孫案君國盧刻作國君宋本亦作國君聚珍本亦作國君孔校本作君國謹案太

平御覽引此正作君國此蓋據之校正與孔合顧詁諟正

不中於刑獄喜孫案盧刻作制獄孔補注亦作制獄戴校聚珍本作刑云各本訛作制今據儀禮經傳通解訂正謹案賈誼書正作刑獄此蓋據之校正與戴說合

凡是其屬太傅之任也喜孫案盧刻其作之宋本亦作之戴校聚珍本从方本改作其孔注本从朱本改作其此改其字與戴孔合賈誼書作其

安顧咳唾喜孫案安盧刻作安戴校聚珍本作妄云各本訛作妄今從方本孔注亦以安爲字誤謹案賈誼書正作妄此蓋據之校正與戴孔合

趨行不德喜孫案德各本皆作得此改德字蓋據賈誼書校正又案德得古通

隱琴肆瑟喜孫案各本無肆字此蓋據賈誼書校正

天子燕辟廢其學喜孫案各本作宴瞎其學蓋據賈誼書校正

不博不習喜孫案博盧刻作傅聚珍本作傅孔注本作傅從通解及劉貞廷本也謹案新書賈作傅此蓋據之校正

較戴孔爲核

御器在側不以度上下雜采不以章喜孫案度字下盧刻有縱字孔本同戴校聚珍本刪之云各本衍縱字今從方本盧校亦疑縱字衍孔校亦謂縱字衍此刪縱字蓋同其說賈誼書無縱字

賦與譙讓不以節喜孫案譙盧刻作集孔本聚珍本並作集通解云當作譙孔注云集當爲譙字形之譌古讀集或亦如譙小雅是用不集與咎道字爲韵此改譙字蓋用其說賈誼書作譙

天子宴私安而易喜孫案而盧刻作如孔本亦作如戴校聚珍本作而云各本作如今從方本此改而字蓋用戴說謹案而如古通賈誼書作所

飽而强注强猶勸也喜孫案勸盧刻作强戴氏文集日當作猶勸也周禮司諫注有此訓戴校聚珍本改爲强勉强也孔本仍作强猶强也此蓋勸字蓋用戴文集說

暑而喝喜孫案喝盧刻作渴宋本元本作喝戴氏文集日通解載此文作喝注之云喝傷暑也渴喝皆字形之譌聚珍本孔本並作喝此改喝字蓋同其說賈誼書作喝

宴樂雅頌失樂序 喜孫案失盧刻作逆此改爲失未詳所據何本聚珍本作逆從方本也孔本作逆據下注也各本或訛作送或訛作逆未知所自

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 喜孫案各本作大國之忌此蓋據賈誼書校正

素誠繁成 賈誼書作素成無繁成二字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素成二字云下云故目素成則此二字目下之解各本作素誠繁成因訛致衍今訂正孔校云繁素之訛而衍也誠成之訛而衍也古書往往有似此者緣校讎者鉛黃乙之後人轉寫遂兩存其本不復識別此據新書校與戴孔同

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注宴室夾室次宴寢也 喜孫案夾盧刻作郟次盧刻作於戴氏次集曰通解載此注作夾室次宴寢也今是書夾並作郟內則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宴寢也亦一旁證戴校聚珍本作郟室次于寢也孔本作郟室次宴寢也此改郟爲夾於爲次據通解也與戴孔合

王后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婦嬪則以三月就其側室 喜孫案盧刻比作以宴下無室字則作卽戴氏文集曰當從通解作比七月就宴室聚珍本作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婦嬪則以三月就其側室

孔補注本同惟則作即此改比改即增字並與聚珍本同謹按即則古通

大師抟銅而御戶　注大師瞽者喜孫案大師盧刻作太史戴氏文集曰當作太師注同戴校聚珍本云各本訛作史今據通解訂正孔本亦作太師此改大師蓋用其說[illegible]書

行則鳴佩玉　下市以佩玉爲度喜孫案佩盧刻並作珮孔本同此改佩與聚珍本合

玭珠以納其閒注納於衡璜衡牙之閒喜孫案盧刻無衡牙字戴氏文集曰通解之閒上有衡牙二字今攷聚珍本有衡牙字孔補注本亦有衡牙字此增衡牙字從通解與戴孔合

立而不跛喜孫案跛各本作跂舊孔亦改一作跛先君用作跛之本依賈誼書校正

注古者婦人任子之禮、立不蹕　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喜孫案盧刻任作孕無立不二字無夜則令瞽四字無生子二字戴氏文集曰蹕上脫立不二字誦詩上脫夜則令瞽四字形容上脫生子二字又云任即孕亦當作任案下言任子之時經言所處任成王于身改戴謂此孕亦當作任聚珍本不改孕爲任并改下任爲孕又增誦詩二字不增夜則二字餘並同孔校增立不

二字餘並仍其舊說各不同

先君此校悉依戴氏文集

由此觀之 喜孫案由盧刻作猶孔本亦作猶謹案由猶古通賈誼書正作由此蓋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

注故白虎通 喜孫案故盧刻作敬戴氏文集曰敬當作故聚珍本孔本並改作故此改故字蓋同其說

穆公以秦顯名尊號注二世以天下兵冦之事責之 喜孫案責之之上各本

有而字先君校去之不詳所據何本

超任荊相如 喜孫案任各本作得此蓋據賈誼書校正

安陵任周瞻 周瞻即唐雎形近而訛 喜孫案孔氏補注曰周形近唐瞻形近雎並轉寫之誤說與此同足補盧注之闕

注安或爲隱 而隱陵君 喜孫案兩隱字盧刻並誤作隱聚珍本孔本並與先君所改合

而昭王復反 喜孫案復反各本作反復先君校定蓋據賈誼書

齊有田嘗注閔王之子法章也 喜孫案盧刻脫法字先君據史記增與聚珍本孔本合

湯去張網者之三面注欲左左欲右右喜孫案盧刻不叠左右字戴氏文集曰欲左欲右當叠左右字衆珍本孔本並用戴說增左右字先君此校嵓同其說

以其所爲順於人也喜孫案盧刻所作前順作慎戴氏文集曰前亦當作所慎當作順謹案順慎古通賈誼書正作所作順先君據之校正與戴說正仐與衆珍本同

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此喜孫案各本無處字嵓據賈誼書校補

而豈厭於壯堂於我足矣注而猶汝也 篇末四字注當在此

戴君云喜孫案戴召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孔注亦從戴說移注于此又案篇末注也作矣此改也字或別有據

靈公造然失容 造當從賈誼書作戚聲之誤也喜孫謹案先君知新記云韓子顯學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蹙聲之轉則造戚亦聲之轉矣孔氏補注曰古戚造二字異形同聲詩小明戚與與爲韵周官眡瞭鼓蘙杜子春讀爲戚之戚掌固注則云杜子春讀爲造次之造明古音戚與造同也可與先君此條相

發明

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喜孫案盧刻作以齊至三字戴氏文集云當作自齊魏至戴校聚珍本云各本自訛作以脫魏氏今從方本及賈誼新書謹案先君據賈誼書校正與戴合

注韓詩外傳云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喜孫案盧刻注多誤先君依戴氏文集校定如此與聚珍本孔本並不同

棲閔王於莒注閔王地也喜孫案盧刻無地字戴氏文集云是書注例閔王名地當注云齊王地也脫地字聚珍本孔本並有地字此校補地字益同戴敘

燕度地計眾喜孫案度盧刻作支孔本亦作支戴校聚珍本云各本訛作支今從方本謹案賈誼書正作度此益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

然而所以喜孫案各本而作如聚珍本作而今改賈誼書作而先君益據之校正又案而如古通

由得士故也喜孫案各本無故字先君據賈誼書校補

夫聖人之于聖者之从倘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 喜孫案各本脫聖者至也況十一字先君蓋據賈誼書校補 又案注文而猶汝矣四字先君移之於前此處刪去之用戴說也

曾子立事篇第四十九 曾子弟一 喜孫謹案四五兩卷曾子十篇先君皆別標曾子第幾于篇題之下篇內凡盧注之不合者悉林之似不專因輯校而然或當日有意校定曾子十篇摘出別行故歟謹案十篇獨校獨詳今備載當時同校各家之說以相參攷

君子攻其惡 喜孫謹案各本此下有盧注計其失三字聚珍本作計其失也四字先君校去

求其過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省其身也四字聚珍本作省其身三字先君校去

可謂學矣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段

亦可謂守業矣 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段

君子學必由其業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故業必請之五字先君校去

承閒顏色而復之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復白也三字先君校去

雖不說亦不彊爭也壽祺案此下各本有盧注雖不說未解不彊爭先君校去又案先君于此畫爲一段

致此五者而已矣壽祺案先君於此畫爲一段

君子終身守此悒悒也壽祺案盧刻無也字孔刻亦無也字阮刻亦無也字聚珍本有也此衍也字蓋同聚珍本

身行之後人秉之注言其可法壽祺案秉之下各本無言其可法四字有盧注非法不言至行則爲人矣之凡廿字先君校改謹案此改廿字爲四字不知係盧注別本耶抑當日有意作注此即自作此節之注耶今不可得而詳矣

君子終身守此憚憚也壽祺案各本無也字聚珍本有之先君校補與聚珍本合又案先君于此畫爲一節

不務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　行自微也之微微猶伺也察也

王念孫案微猶匿也已有善則務自匿人有善則揚之

學誠案上句微字疑作莫顯乎微微字解下二微字則何察其微故仍用微字義自通喜孫案此當日同校各家之說先君手錄于簡端今仍之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論語曰至如探湯十三字先君校去

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喜孫謹案先君于此畫爲一節

忿怒思患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故思難者朝忿忘身八字聚珍本作一朝之忿忘其身凡十一字先君校去此注又識其上曰朝忿忘身疑有脫字戴云當是一朝之忿忘其身謹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

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喜孫案先君於此分節

行必思言之 行必思言之謂所行者欲其可以告人也喜孫案言之下各本有盧注貴其可談言五字先君校去後改注如此

言之必思復之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論語曰至可復也凡十一字先君校去

思復之必思無悔言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思唯可復四字先君校去此注又識其旁曰戴云當作無不可復謹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聚珍本作無不可復

亦可謂慎矣 喜孫謹案先君於此分節

從之以行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以言不虛四字先君校去又案聚珍本作已言不虛

從之以復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易曰終日乾乾反復其道十字先君校去

復宜其類類宜其年 復宜其類謂言信行果惟義所在也類宜其年謂積久而不改其節 念孫案復宜其類謂觸類而廣之也 喜孫案各本類下有盧注詩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十字年下有盧注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十字先君校上兩自移注如此

亦可謂外內合矣 喜孫案先君於此分節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道遠日益矣

喜孫案各本無未五字誤案荀子大畧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注云此語出曾子先君蓋據此文校補又案此五字各本錯簡在下衆信弗主上先君據荀子移還於此此矣字各本誤作云亦據荀子改阮氏下注亦云云乃矣字之誤

亦不以援人　喜孫案先君於此分節

疾其過而不補也　補猶文也與改義正相反不得以改釋之　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補猶改也四字先君校去而自爲注復駁之如此謹案聚珍本作補謂文也與此合

飾其美而不伐也　飾修也　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顏淵曰願無伐善七字先君校去而自爲注如此

不說人之過　不說人之過說字本明注增一解字轉混　喜孫案盧注說解說也四字元本無盧刻據程榮本增入其非盧僕射注明矣先君校去此注又復駁之如此

存往者在來者　注在猶存也　胡珩案在當訓察　喜孫案胡氏說與盧注不

同先君手錄於簡端而不抹去盧注蓋兩存之

善則有鄰德不孤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三字先君校去

不盡人之禮 此注亦非 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遍飲食至其忠也十八字先君校去而復駁之如此

往者不慎也注於物來者不游謙往者無所慎 喜孫案各本注首有慎故二字先君校去謹案先君初校本并於字往者無所慎五字悉刪去而識其上曰不慎疑當作不順古字通繼復抹去校語仍存其注唯去其首二字謹詳記於此

惠而不儉 念孫案儉字疑 喜孫案此係先君錄王說於簡端而未下己意

與其倨也寧句 中案句或敬字之脫誤 念孫案玩與其語意恐當作句蓋行過乎恭之意非美德也 喜孫案此係先君先下己意後載王說蓋兩存之

君子亂言弗殖　念孫案亂言而弗殖而字衍或它處錯入喜孫案名本作亂言而弗殖先君校去而字故議王說于上議案孔校亦疑而爲衍字

道遠日益云　此與上下文不倫句字疑多脫誤荀子大略篇云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注云此語出曾子案云當作矣上二句脫簡當補入道遠日益云馬本無云字　劉台拱案荀子所引二語已見上此不當補其立字即言字之誤喜孫案此先君初校云爾後錄劉說於此移補五字於前章此處刪去此五字據荀子也

僉言弗與　馬本靈作僉喜孫案僉各本作靈戴校聚珍本作黔云黔古陰字各本訛作黔今从方本孔注云靈言靈異之言阮注云極知鬼神曰靈皆未致繹史注不主謂僉議所同不爲主喜孫案此上各本有道遠日益積習之也八字先君既移經文五字於前則此注無所屬故刪去之

君子不倡流言 喜孫案各本倡作唱戴氏文集曰唱當作倡此同其說

多知而無親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無所親行四字先君校去又識其上曰無所親行行當作信疑非一時之筆

多言而慎焉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多言者謂時事須殺也言雖多而皆慎焉十六字先君初校改殺爲繁从戴氏文集校也繼又校去此注

好儉而倖者 懷祖云儉而好倖當作好儉而倖 喜孫案各本作儉而好倖先君校正復引王說以實之如此

君子不與也 注倖塞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言好直則太徑爲儉又大逼塞於下也十五字先君校去

亟達而無守 注亟數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數自達而無所守七字先君校去

好名而無體 衍案體猶實也 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無容體三字先君校去而以胡氏說易之

忿怒而爲惡　忿怒而爲惡玩注文則本作無惡傳寫者改之耳戴君同　喜孫案戴氏文集日爲嵩作無注內兩說前說謂忿怒妄動不必心以爲惡而怒後說謂人本無惡而妄怒據後說爲字衍謬明矣義則前說尤善戴校聚珍本作無云各本訛作爲今從方本先君校正此本繼復注戴君同三字於旁巷與閭合

巷遊而鄉居者乎　台拱案鄉居朱本作鄉飲似長中案上已有嗜酤酒朱本非也

則無藝矣　喜孫案則各本作即先君校正謹案高似孫子略馬總意林並作則說甚據之校

亦可以勉矣　勉與免同言其不足責也　喜孫案此節各本有盧注言其過不大也六字先君校去而節錄盧氏校語易之如此

過而不能改倦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倦頭病人四字先君校去

行而不能遂恥也注謂不能終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道言而飾其辭虛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謂道聽求言文飾其辭也十字先君校去張珍本孔本作謂道聽來言文飾其辭也

殆於以身近之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殆危之言危於以身近之十字先君校去張珍本孔本皆作殆危也言危於以身近之

殆於身之矣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危害于身四字先君校去

殆於以身遠之也殆於以身遠之殆於反之矣　從戴校本喜孫案從各本作近遠之也下有盧注近當字誤爲遠反之各本作身之戴校聚珍本改身爲反此從之又刪盧注六字改兩近之爲遠之與孔注阮注不同

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　此處故曰字衍喜孫案各本皆有故曰字先君校去

可以知其術也　術也當作術矣喜孫案各本皆作術也先君校正此字爲諸家所未及上

除同

其下亦能自彊注謂其身不爲喜孫案此下各本有大上謂五帝至五霸假之凡十字先君校去

亦可謂爽民矣注自執而誣於書喜孫案誣處注作輕戴氏文集曰輕當作誣字形之譌聚珍本孔本並作誣此改誣字從戴校也

其次而能夙絕之也　念孫案其次而能夙絕之次下當有脫字中案上注以無爲過之意解不生惡此云有意而隨絕之脫處當是生字念孫案前云禍乃所由生自蠘蠘也是故君子夙絕之此處脫生字無疑喜孫案孔氏注亦云次下當有生字

亦殆免于罪矣喜孫案免各本作勉孔本作免云宋本譌勉從元本改盇改免本恭據元劉貞廷本與孔校合又案勉免古通

是故君子爲小由爲大也居猶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爲句

喜孫案各本四句皆有盧注首句注云常思正也四字次句注云故曰父母爲嚴君子孫爲臣民也十三字三句注云恒謙虛也四字四句注云不忘危也四字總廿五字先君校刪

亦猶用慶賞於國家也　案慶賞上當有用字國下有家字從荀子大畧篇補入

喜孫案各本無用字家字先君據荀子校補二字乃與下句文法一例

鮮不濟矣注謡大　注謡大朱本作淫汰

喜孫案聚珍本孔本俱作大阮注亦引作大先君於此識朱本異字而未下己意未知何從然義得兩通

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注禍福唯人宜其愼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是以易有履虎之言詩有臨淵之戒十四字先君校去又案先君初校本幷去此八字注後又存之

愛之而勿面也使之而勿貌也　愛之使之從荀子補

喜孫案各本無兩之字此從荀子校補爲諸家所未及

曾子本孝弟五十　曾子弟二

庳亦弗憑 喜孫案庳宋本作痺盧刻同戴氏文集曰痺當作庳聚珍本孔本阮本並作庳此改庳字與戴孔同

隱不命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人有隱避不許之也八字先君校去

孝子惡言死焉　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玩其語言正是一例注云死且不行似謂孝子不出惡言矣或改且為謂於義始通又案荀子大略篇亦載此語楊氏注云死猶盡也鄭康成云死之言澌澌猶消盡也亦一証 喜孫案死焉各本有盧注死且不行四字先君校去又復駁之如此讓案死之訓澌古人通語白虎通德論釋名皆載此訓楊說確勝盧注

孝子游之　念孫案游疑當作由 喜孫案先君錄王說而未下己意蓋同其說

暴人違之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說其常也春秋左傳曰其十字舛誤不可通先君校去

以不敢忘其親也 喜孫案此各本有盧注身口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

以正致諫注謂卿大夫 喜孫案謂盧刻作諫聚珍本孔本阮本並作謂盧學士文弨曰當作謂字

以力惡食任善 以力惡食惡當作務聲之誤也馬本作任任善當從上句 喜孫案當注于任善之上間以注語遂以任善屬下讀也先君校正不知據何書

不敢臣三德注謂三者之孝 三疑當作王戴君同 喜孫案戴氏文集曰三當作王聚珍本正作王孔本阮本亦皆作王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弟三

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不可以已能而責人之不能況以所不能十六字先君校去復識其上曰況以所不能何疑有脫文

盡力而無禮 案盡力亦當有而字 喜孫案各本無而字先君校補阮本用先君說則與上文句一例韓詩外傳禮字引

則小人也 喜孫案各本此下有盧注皆小人而已哉乃犬馬之養十一字先君校去

則不入也　珩案不入字當是小人字之訛此二段與上君子之孝反對喜孫案先君引胡氏說而未改正經字葢存疑也

敬以入其忠　彬案敬以入其忠入當作全喜孫案此条亦未下己意說同上条

子曰可人也　不可人也　此子曰字似它處錯入人喜孫案兩疑入字之譌先君旣識其旁而未改正葢存疑也聚珍本孔本並作入阮注亦曰人當爲入字之誤也字處校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第四

諭父母於道注親未意喜孫案於各本作以聚珍本作於孔本校四庫書據注時書改於與小戴作於注時曾子下注於先君有凡言於事四字聚珍本孔本作凡言與事王念孫疑爲凡言事於親未意說各不同

安爲難喜孫案此下各本有慮彼以先君校去四字未詳據何本忠爲將也五字先君校去

可謂能終也　終也當依祭義作終矣喜孫案各本皆作終也

諫而不逆注當柔聲下氣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加之如此謂禮終矣 念孫案加之字疑衍案加字當是如字之譌又衍一如字之字當乙下當作如此之謂禮終矣彬案加之二字如此下脫一可字 喜孫案先君於旣下已意之後復引朱說于下於經文則抹去加之二字疑從改從朱說或兩存之亦不可加

曾子事父母弟五十三 曾子弟五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注單居離曾子弟子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曾子曰有愛而敬 此句有脫文 喜孫案各本皆如是

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 中陟仲反 喜孫案孔注亦云中去聲與此合

孝子無私樂　彬案孝子無私樂樂上脫憂字喜孫案先君錄其說而未下己意未改經字蓋存疑也

不得為人子之道也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爲人父之事五字先君校去

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注養猶隱也喜孫案也各本作之先君校正

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正以使之以弟道七字先君校去

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　珩案不與二字衍此二語猶云小大由之耳喜孫案各本皆如是孔氏注曰自亦由也言禮其由其大者不謂能由其小者與謂也小正傳曰其必與之敵先君錄胡氏說而未下己意蓋存疑也故不删盧注劉逢祿案胡說似是而非孔補注改致確

辱事不齒　筠案辱事不齒齒字涉上飲食以齒誤也當作不恥為是　辱事不齒言少者當親辱事耳春秋傳臧孫辰曰急病國語王孫雒曰危事不齒是也喜孫案此條引朱說後下己意蓋用鄭君之說

例至以危事不啻爲確不可易之解阮氏注釋丁小雅說實則先君之說也惟所引春秋傳臧孫辰曰急病九字當有脫誤今無別本可校姑仍之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第六

行之則行也　彬案行之則行也下行字疑是仁字　喜孫案各本作行先君校行字之旁載朱說于簡端繼又抹去朱說蓋存疑也孔注阮注謂下行去聲

天下無道故若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且自如也四字先君校去

貧賤吾恐其或失也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或猶惑也四字先君校去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　句絕　明字疑　喜孫案羣書治要明字作不闇二字阮氏注釋亦以行之爲句蓋本於此又案羣書治要改明爲不闇則行之字下屬爲句矣故阮氏駁之曰此是魏徵刪節本文之故不可從

水非水不流　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行則爲人負　人負之人疑當作之

苟若此則夫杖可因僞焉　鈞案杖乃材之譌 喜孫案此條各本有盧注言行如此則其所杖者皆可因厚焉爲十四字先君校去而錄朱說於上蓋因其說又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富以尚不如貧以譽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貧則常也義不可無八字先君校去

君子恥夬如歸 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兄弟之讎不與聚國 注植弓曰昆弟之讎仕不與共國 喜孫案各本盧注此下尚有從父兄弟則不爲魁也十字先君校去

族人之讎不與聚鄰 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君子有盛教如悲 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又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言珍寶深藏若虛君子懷德若愚也十四字先君校去

恥不知而又不問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好責於人而不知自友也十字先君校去

是謂窮民也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有知焉謂之友注曾友之也喜孫案曾各本作曰戴氏文集云曰當作曾字形脫誤此改曾字益川其說

庸孰能親汝乎注庸用也喜孫案各本盧注此下有孰誰也三字先君校去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弟七

不懷厚祿　懷馬作博喜孫案宋本作博元本亦作博盧本作懷戴校聚珍本作懷孔本亦作懷皆據永樂大典也謹案文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注引此正作懷阮本亦作懷

凍餓而守仁注謂其守也　則君子之義注其功守之義　中案馬本謂其守也四字誤作正文此下其功守之義亦注文之誤無疑　卢拱案功守二字不辭此句恭注文衆上以解義字而誤作正文喜孫案宋本兩注並誤入正文盧本聚珍本則上注訂正下注仍誤入正文孔本阮

本並定爲盧注與先君此校合

雖獨也吾弗親也注人而不仁不足友也　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　念孫案人而不仁以下此注疑全是正文中案人而不仁二句是註故周公曰以下是正文喜孫案各本皆以此三十七字爲注文阮氏本用先君說移入正文其擇日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據此可知此三十七字爲正文無疑矣呂覽之文多有從省子竊去累加改易者以此析較則呂改省于正文也呂覽此節與雖獨弗親不甚近切盧不應引之即引之亦斷不能改易如此之多又可知非盧輯呂其非盧注又明矣謹案先君此條得阮氏此說愈得證據確鑿故附錄之又案獨字之旁先君以墨識之蓋別有攷證未書於策今不可得而詳矣

此說而取友喜孫案此說二字先君以墨識之蓋別有考證未書於策今不可得而詳矣

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誅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弗爲也　上仁字盧刻作畏念孫案固不難三字與上下不屬當有脫誤中案此畏字當是仁字以形譌位又以聲譌畏言無道之世仁智不容於人君子非不能枉道以苟免但有所不爲耳　喜孫案聚珍本作仁云各本訛作畏今從方本孔本亦作仁先君校此與戴孔閒合謹案盧氏注云小人在側多遂害於仁智者君子之人不枉言行而恢其𧕿也則盧所據本正作仁之見逐無疑又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雖諫不受必忠曰智　喜孫案先君書爲一節

足不揜四支不被注手足卽四支說者申恕勉耳詩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　戴云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此十字亦注文故不注詩之幾章正文語勢亦頹然不可引詩橫隔喜孫

案臧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敬珍本孔本並以此二十一字為注文盧刻則以上十一字為注下十字為正文謹案宋本元本並以上十一字為正文其誤顯然盧校訂定上十一字為注則此十字乃訂定之未盡者耳戴說可據說苑說叢篇所載尤為明証

有士者之羞也　盧校云當作有士者　順文作有士者正通不必改作士字　說苑說叢篇作士橫道而假四支不掄非士之過有士之羞也孫案臧校聚珍本作上云各本訛作士今從方本孔本仍作士阮本亦作士先君始疑盧校繼又引說苑証盧校甚非一時之筆

是故君子以仁為尊　是故二字衍孫案各本皆有是故二字先君校去不識所據何本

舜唯以得之也　中案唯以下當有仁字以上文校得之焉本正作以仁得之孫案臧校聚珍本作唯仁云仁各本訛作以今從永樂大典本孔校亦作唯仁云宋本

譌唯以從大典改謹案謂以是仁之訛若誠孔說據永樂大典也謂以下脫仁字若先君說據馬驌繹史也阮氏注釋誤以誠孔說爲先君說又訛以先君說爲王侍郎說蓋傳聞之誤附訂于此

負粟之窮也注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 喜孫案盧注此下各本有初無父母後交讓國遂退北海之濱而終於首陽二十一字先君校上

以殺其身盧刻殁作役 臧云役當作殁前立事篇可據証 喜孫案臧說見臧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聚珍本作殁云各本訛作役今從方本孔本亦作殁附攷盧本正作役阮氏注釋云盧本改殁非也附賸正於此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弟八

不遁患而出危邑 邑馬作色 念孫案遁當作遇 喜孫案聚珍本遁作避色作邑云各本避訛作遁邑訛作色今從方本孔本亦作避作色阮本則作遁作邑謹案先君識馬本與文引王說疑遁爲遇而未下己意今亦未敢附會

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喜孫案各本兩節皆有盧注上句注云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也凡十一字下句注云如大鳥奮翼而去也凡八字先君校去

夫有世義者哉 念孫案此句疑喜孫案此条先君截王說而未下己意

恭者不入 台拱案恭者不入謂責難於君而其言不入喜孫案此條先君截劉說而未下己意亦未校去盧注益兩存之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弟九

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 中案盡當作盍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盍云各本訛作盡今從永樂大典本孔本作盡云大典作盇阮本作盍云閣本如此今本皆作盡先君校作盍與聚珍本阮本合

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喜孫案盧刻無可字先君校補灌案聚珍本有可字云各本脫可字今從永樂大典增阮本亦有可字云可字宋本脫孔本亦有可字讓案羣書治要引此正有可字

貸乎如人鮑魚之次 貸它得反喜孫案孔注亦有貸聚珍本作貳永樂大典改也羣書

治要亦作賦文選辨命論注引此文作吳馬總意林作戯王侍郎以爲職字之訛各說不同先君不破字

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戴云長竹丈切謂已身之長故曰不自知注云如日之長袁氏無日字並此一格當作如身之長　壽孫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張珍本注作如身之長

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注言未見好教欲人之受如餔疾子也　壽孫案盧刻欲作敬受作愛盧校云元本敬人之愛一本受作受疑當作欲之受謹案張珍本作欲人之受孔本亦作欲人之受

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念孫案與來二字疑　壽孫案先君載王說而不下己意今亦不敢附會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曾子弟十　此篇疑非曾子本書　壽孫案先君此語必自有說今不可知

離而問之云乎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而猶汝也汝問則言之也十字先君校去

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　台拱案此字屬下句衛將軍文子篇

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　喜孫案戴校聚珍本作以此云各本作此以今從永樂大典本阮氏注釋曰大戴禮有此以文法四代篇虞戴德篇皆見之先君錄劉說而不下己意蓋從其說

地之所生下首　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凡十字先君校去

下首之謂方注白虎通曰天鎮也其道曰圓地跡也其道曰方

注跡字一本作諦今白虎通無此語　學誠案注跡字作諦為近劉熙釋名地亦言諦五土所生莫不信諦是也　喜孫案聚珍本孔本皆作諦

方曰幽圓曰明　喜孫案幽下各本有而字先君校去　謹案文選注盧子諒時興詩注太平御覽卷二引此皆無而字先君蓋據之校正阮氏注釋本刪而字用先君說也

故火日外景金水內景喜孫案金水上各本有而字先君校去

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注施賦也喜孫案含氣上各本有而字先君據淮南子天文訓校去又案注賦字盧刻疊作施戴氏文集曰施施也當作賦也周禮內宰注云施猶賦也是其義聚珍本孔本並作施賦也此改賦也蓋同其說又案注賦也各本有化體生三字先君校去

神靈者品物之本也　此條語致精與易大傳埒

而善否治亂所出興作也喜孫案各本無由字先君校補謹案篇末複此句有由字

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從盧刻作靜　學誠案靜字疑當作正字

於義較明喜孫案高安本作從聚珍本孔本阮本並作從先君改從字而附張說於簡端疑不用其說

交則電喜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自仲春至仲春陰陽交泰故雷電也十四字先君校去

一氣之化也注陽氣在雨溫煖如湯喜孫案湯盧刻作陽聚珍本孔本俱作湯此改湯字

與之合戴氏文集曰陽當作湯

此注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語

唯人爲倮匈而生也　盧刻作而後生也　台拱案朱本無後字當從之蒿孫案各本皆有後字

倮蟲之精者曰聖人蒿孫案此下各本有盧注龜龍麟鳳所謂四靈八字先君校去

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　學誠案龍非風不舉上疑脫麟鳳二語蒿孫案注云龜龍爲陰風火爲陽不釋麟鳳明所見本無麟鳳云云也永樂大典本多麟非梧不棲麟非藪不出於陰陽之義無涉戴校從之非

此皆陰陽之際也　際馬作濟無也字

所以役於聖人也　盧校云一作所以役聖人之精也　馬本同蒿孫案戴校聚珍本作所以聖人役之也云各本訛作役聖人之精也今從方本孔本同云從元本改阮本亦同皆未攷釋史然先君識馬本與文而不校改正文則馬本未可遽從

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　台拱案宗當作

定出注又案朱本宗作宗喜孫案宗戴校聚珍本作察云各本訛作宗今從永樂大典本孔本從高安本作索阮注亦讀宗為祭謹案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大戴禮日聖人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清濁謂之律呂正作察對因注云以律定八風之高下清濁而疑為定字亦是一說故先君錄之簡端

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注察猶利也喜孫案先君蛛識利字之旁蓋別有攷証未書於策今攷聚珍本孔本俱作別

序五牲之先後貴賤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為一節

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　申出五牲而詳之　盧刻無牲字

念孫案諸侯之祭下宜有牲字喜孫案聚珍本有牲字孔本亦有牲字云從朱本增阮本亦有牲字

是有五牲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為一節

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此之

謂以下總結上文蓍孫案此先君自爲注語謂侯之祭牲牛下日申出五牲而詳之同

右曾子參撰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傳曾子二卷十篇本也有題曰傳紹述本豈樊宗師與祝七目一卷攷其書已見於大戴禮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歟否也予從父詹事公嘗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寡知子思中庸者雖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是以文字回舛繆誤乃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參校頗爲是正而盧注遂行於曾子云　晁公武讀書志乾隆昭陽大荒落辜月大興朱筠高郵王念孫江都汪

中校於安徽學政署中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昔帝顓頊之道存乎〔喜孫案昔盧刻作黃戴校聚珍本作昔云各本作黃鄭注學記曰昔黃帝顓頊之道疏云今檢大戴禮惟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或鄭見古本不同或後人足黃字耳孔本作昔黃帝顓頊之道據鄭注也先君據疏校與戴同〕

師尚父奉書而入〔喜孫案各本尚父下有亦端冕三字學記疏云師尚父亦端冕大戴禮無此文鄭所加也先君蓋據之校去三字戴校聚珍本并師尚父三字去之則奉書而入者不知何人矣且文承王齋三日不幾若王奉書而入乎於此見先君校勘之精〕

王行折而東面〔喜孫案各本作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學記疏曰云西折而南東面者大戴禮唯云折而東面此南字亦鄭所加先公蓋據之校去四字與戴校聚珍本合〕

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各本作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中案荀子議兵篇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計勝欲者從欲勝計者凶此必沿荀子文而誤耳荀子不言引古也喜孫謹案學記疏曰大戴禮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因兩書語繁然不同各本乃改同瑞書非也先君據學記疏校正又引荀子以証之與戴校聚珍本合校去下二句及証以荀子則非戴所見及逢祿案下以強枉敬正廢世行常爲韵吉滅古不韵也此校改致確

不敬則不正喜孫案上不字各本作弗先君據學記疏校正與戴校聚珍本合

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喜孫案仁不仁各本互誤先君據學記疏校正與戴校聚珍本合

注十百世謂子孫喜孫案十百世盧刻作於百姓戴氏文集云於百姓朱文端本作十百世盡十誤作于轉而爲於亥改者不知此解其蓋十世百世也聚珍本孔本皆作十百世與此合

必傾其世喜孫案傾各本作及先君並據學記正義校正

惕然若懼喜孫案各本作惕若恐懼先君並據學記正義校正

安樂必戒喜孫案戒各本作敬先君校正

口生垢注可不慎乎喜孫案盧注此本各本有垢垢詈也四字先君校去與戴校聚珍本合

恭則壽注雖夜解怠喜孫案怠盧刻作息戴氏文集曰息當作怠解謂釋帶也聚珍本孔本並作怠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孔同

履屨之銘曰喜孫案各本作屨履戴氏文集曰當作履屨屨不名履履之言踐也謹案通解正作履屨聚珍本孔本亦作屨履前文於履屨屨爲銘焉亦作履屨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注論慎履亦財不匱也福與富音義兩施互取焉喜孫案盧刻履作屨福作勞戴氏文集曰屨當作履勞當作福福富同音正文作富注兼取福義故曰音義兩施互取焉聚珍本作履作福孔本作履仍作勞先君校正二字蓋同戴說

雖有聖人不能爲謀喜孫案各本此下有也字先君校去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夫強乎武哉注言下國信蒙其福 喜孫案福各本作富戴氏文集曰富當作福先君校正此字與戴說合戴校聚珍本仍作富孔本亦作富謹案富福古通

或以義賦 喜孫案盧注此下各本有寵傳或爲龍敉

先生難之注云先生者猶難之 注一本作先猶有難之 喜孫案此條亦見戴氏文集聚珍本孔本皆作先生猶有難之

是故不妄 喜孫案妄各本作忘聚珍從方本作妄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是言偃之行也注言偃吳人也 喜孫案吳各本作魯戴氏文集曰魯字疑吳之譌聚珍本孔本仍作魯先君校正此字與戴文集合

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注言未至未及者謂其德廣厚也 喜孫案盧刻作言未至皆未及也爲其德廣厚也戴氏文集曰當作言未至未及者聚珍本孔本皆作言未至未及者爲皆作謂先君校正此條與戴孔合

賜得則願聞之也　疑當作則願得聞之也喜孫案孔本無則字云從大典刪先君校正乙此一字遂脫孔說矣

其行如何注晉侯虒也祁傒祁午之父也羊舌大夫羊舌肸也羊舌職之子喜孫案各本脫虒字脫之父字脫大夫羊舌字脫也字子誤爲父戴氏文集曰晉侯也當作晉侯虒也祁傒祁午也當作祁午之父也羊舌肸羊舌職之父當作羊舌大夫羊舌肸也羊舌職之子此校從之聚珍本同推羊舌大夫以下作羊舌肸羊舌職之子

蓋柳下惠之行也注食采於柳下喜孫案采盧刻作菜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孔本合

蓋介山子推之行也注離騷曰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喜孫案盧刻離騷曰下衍火滋日三字介山下衍封字兮報大三字誤作騶獄火三字德之下脫優游字先君校正此条與聚珍本孔本合

五帝德第六十二

黃黼黻衣　喜孫案黃下各本衍帝字戴氏文集曰帝字衍孔注亦曰帝疑衍字聚珍本刪帝字云各本衍帝字今據從文訂正此刪帝字盡同其說

淳化鳥獸昆虫　喜孫案各本作故教化淳鳥獸昆虫史記作淳化鳥獸蟲蛾先君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戴校聚珍本云淳化各本作故教化淳今從方本及史記

莫不砥礪　喜孫案各本作莫不祇𤀹史記索隱云大戴禮作莫不砥礪屠本朱本聚珍本孔本並作砥礪先君校正二字與司馬貞所引合

知民之隱　喜孫案隱各本作急戴氏文集曰袁氏本急作隱當作隱聚珍本從高安本作隱孔本從宋本作急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陶漁事親　盧校云屠本作漁別本並作家　家蓋稼字之脫屠本以意改耳　喜孫案太平御覽引此正作稼孔本亦作稼聚珍本作漁先君校正此字與御覽所引合

山戎北發　喜孫案各本作北山戎發史記索隱云山戎少一北字北發是北方國名先君乙此北字則不須補

帝繫第六十二

産喬極喬極喜孫案各本作蟜極古今人表作僑極先君校正作喬未詳所據何本

及産象喜孫案各本作及象産敖盧校云疑當作及産象敖先君議其上同祭法疏引正作産象敖繼又校去敖字蓋非一時之筆謹案戴氏文集亦引祭法正義而曰敖字之衍久矣聚珍本亦曰敖衍字先君所校與戴合

娶于西陵氏西陵氏之子喜孫案各本不疊西陵氏三字先君此校與聚珍本所據方本合

娶于滕隍氏滕隍氏之子喜孫案各本作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孔本從楚辭章句改作滕隍氏滕隍氏奔戴校聚珍本則據路史注改作滕奔氏世本作滕墳各說不同先君蓋亦據楚詞章句校與孔校合惟校去奔氏爲孔所未及不詳所據何本

産卷章卷章喜孫按各本作老童先君蓋據史記校

吳回産陸終喜孫案吳回下各本有氏字先君校去

陸終娶于鬼方氏喜孫案陸終下各本有氏字先君校去

季連產付祖，付祖產穴熊。喜孫案：各本作付祖氏，付祖氏產內熊。戴氏文集曰：各本付多作付，與史記作附沮合。史記穴熊，此譌爲內熊。譚案：路史注引此云附祖產穴熊。先君此校與戴合，與張珍本同，惟付作附，祖下刪氏字，爲異。

其裔孫鬻熊，自鬻熊九世至于熊渠，熊渠有子三人。喜孫案：各本作九世至于渠，婁緐出自熊渠，有子三人。戴氏文集曰：楚自鬻熊九世至熊渠，此于內熊下有九世，王下渠婁緐出自九字，蓋當云其裔孫鬻熊，自鬻熊九世至于熊渠，熊渠下乃後熊渠有子三人，然無書本可以訂正。譚案：張珍本作季連之裔孫鬻熊，九世至于渠，與戴氏文集不合，此蓋據戴氏文集校正。

其季之名爲疵。喜孫案：疵各本作疵，史記世家曰少子執疵，先君據之校正此字，與張珍本合，與孔本合，亦與戴氏文集合。

衛是也，韓是也，彭是也，鄭是也，邾是也，楚是也。喜孫案：六是字各本皆作氏，戴氏文集曰：六氏字不可通，皆當從世本作是，聲之誤也。孔氏注云：氏，是也。世本作是，秦與禮太

史是有姓云古氏是爲氏漢書地理志氏爲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古字通用謹案古者氏是通用先君據世本校正此與戴說合又案先君于楚是也下盡爲一節

皆有天下喜孫案皆上各本有而字記檀弓正義及詩生民正義引皆無而字先君蓋據之校去此字

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原氏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氏生契喜孫案各本兩女字下各有也字兩生字並作產詩生民正義記檀弓正義引此並無也字產並作生先君蓋據之校正又案詩正義兩生字上各有而字記正義無之又記正義上妃作長妃詩正義作上妃與此同先君蓋參攷校正

次妃陳豐氏之女曰慶都生堯次妃陬氏之女曰常儀生摯喜孫案各本作次妃曰陳隆氏產帝堯次妃曰陬訾氏產帝摯詩生民正義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儀生摯檀弓正義鋒作豐娵作陬下無訾字儀作宜聚珍本從詩正義先君初校亦從之繼又據記正義攷錄爲豐改娵爲陬删訾字惟儀字從詩正義不改作宜字謹案陳鋒作陳豐與漢書合孔本亦作陳豐

娶于散宜氏散宜氏之子喜孫案各本不疊散宜氏三字戴校聚珍本從方本疊三字先君校補與之合

娶于帝堯帝堯之子喜孫案各本不疊帝堯二字戴校聚珍本從方本疊二字先君校補與之合

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子喜孫案各本皆疊有莘氏三字唯元本不疊盧刻亦不疊聚珍本孔本皆疊三字先君校補與之合

禹娶于塗山氏塗山氏之子喜孫案盧刻從元本不疊塗山氏三字各本皆疊先君校補三字與聚珍本孔本合

勸學第六十四

槁暴不復挺者喜孫案各本作枯暴荀子作雖有槁暴戴校聚珍本作槁云各本訛作枯今從方本及荀子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怠教忘身喜孫案各本作殆教亡身荀子作怠慢忘身戴校聚珍本從方本作怠教忘身戴氏文集曰亡字當從荀

子作忘先君據荀子改急改忘與聚珍本合

行岐塗者不至喜孫按岐各本作跂戴校聚珍本作歧云他本作跂今從方本孔本亦作歧謹按荀子作衢道

先君校改岐字不詳所據何本

豈有不聞哉喜孫按各本聞作至朱本作聞聚珍本作聞謹按荀子正作聞先君蓋據之校正

其流行庳下喜孫按庳各本作痺戴氏文集曰痺下當作庳下聚珍本孔本皆作庳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弱約微通似察喜孫按微各本作危戴校聚珍本作微云各本訛作危今從方本及荀子謹案荀子云淖約微

達先君蓋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

以注量必平喜孫按各本作必出量必平戴氏文集曰必出量當作以注量聚珍本作以注云各本訛作必出荀

子作主量說苑作至今從方本謹按荀子作主量楊倞注云主讀為注先君據此校正與戴說合

必以東似意喜孫按東下各本衍西字戴校聚珍本無西字云各本衍西字今從荀子及說苑謹按荀子云其萬

折也必東似志先君據此校去西字與戴合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有善勿專注專謂自納于己喜孫按謂盧刻作爲聚珍本孔本皆作謂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進是利而除是害喜孫按進上害下各本有兩而字先君校去

蟲之無狡民之僻注猶言無害也喜孫按猶各本作恆戴氏文集曰恆當作猶聚珍本作猶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若此則身安譽至喜孫按若盧刻作言戴校聚珍本云若各本訛作言今從方本亦作若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孔合

故天下積也注積謂歸湊也喜孫按謂各本作爲聚珍本孔本作謂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調說者情之道也注言調說者喜孫按經注兩說字各本皆作悅先君校正

善政行易則民不怨注則民說喜孫按說各本亦作悅先君校正

言調說喜孫按說各本亦作悅先君校正

詳以失之注佯爲漏失喜孫按佯爲漏失盧刻作詳爲陋失戴氏文集曰詳陋作涌當作漏聲之譌刻本失作失爲失道忘也聚珍本作詳爲漏失孔本作詳爲陋失先君校正此條皆用戴文集說

故佚於取人喜孫按於各本作諸戴校聚珍本从方本作于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佚於治事注郭象曰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于用臣也喜孫按親各本作用臣字各本無莊子天道篇注作親且有臣字先君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合亦與戴氏文集合

民之離道必於上之失政也喜孫按各本失作佚先君校正謹按失佚古通用

有本能圖注本謂身也喜孫按盧刻謂作爲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注性謂仁義禮智之等情謂喜怒愛惡之屬喜孫按注兩謂字各本並作爲聚珍本作謂先君校正二字與聚珍本合謹按爲謂古通

社稅塞耳喜孫按社各本作稅聚珍本孔本从王篇作䟽元劉貞延本作社先君蓋據劉本校

注令不惑覸聰喜孫按令不各本作今云戴氏文集曰今云當作令不聚珍本作令不惑覸聽先君校正此二

字與戴氏文集合又按聰敓集聚珍本並作聽

紸䋊子爲黈黃也 喜孫按紸盧刻作紞聚珍本孔本作紞先君校正

則人君以黃紸充耳 喜孫按紸盧刻作旒聚珍本孔本作紞先君校正

然毛王之徒以爲石飾玉 喜孫按各本脫之字爲字先君校補與聚珍本合

雖行必鄰奊注鄰奊 喜孫按各本奊作郄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合又聚珍本鄰作遴

盛德第六十六

則飾明堂也 喜孫按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則飾朝聘之禮也注則君臣之位失 喜孫按位字各本作義先君據小戴禮記經解校正

明夫婦之義也注享謂享婦 喜孫按謂盧刻作爲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以順天地 喜孫按順各本作慎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合謹按慎順古通

治國之要也 喜孫按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民必走喜孫按必宋本作必盧刻亦作心聚珍本孔本作必謹按元劉貞廷本作必先君蓋據之校正

司徒之官以成德注天道發施喜孫按道字盧刻作性聚珍本孔本並作道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孔本合

亦所進退緩急異也喜孫按先君于此盡爲一節

明堂者古有之也注然其由或始于此也喜孫按由盧刻作繇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聰喜孫按盧本孔本作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聰先君校補有字校去一字而字與聚珍本合

其外名曰辟廱喜孫按名本作外水曰辟雍先君校補其字校正名字

堂高三丈喜孫按丈各本作尺元本作丈謹按五經異義引此正作丈先君校正此字與孔本合

東西九仞喜孫按仞盧刻作筵聚珍本亦作筵孔本作仞謹按五經異義引此正作仞先君校正此字與孔本合

九室十二堂喜孫按異義引此四堂十二室先君初校從之繼復仍其舊文謹記于此

室四戶八牖喜孫按八字各本作戶二二字牖下各本有其字先君校正

揖朝出其南門注正朝儀之位喜孫按各本無儀字先君據周禮校與戴文集合

千乘第六十八

執事正也喜孫按正各本作政戴氏文集曰政當作正聚珍本從方本作正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謹按正政古通

此國家之所以長也喜孫按盧刻無家字高安本有家字聚珍本從方本亦有家字先君校補此字與戴

本合

大曰講　講當作媾喜孫按講古音媾見唐韵正古者同音假借講媾二字恆通假戴校聚珍本云講當作構或古通用孔補注云講讀曰構先君破其讀而不改正其字以此

故年穀順成喜孫按順各本作不戴氏文集曰不當作順不知者誤讀下文妄改為不聚珍本從方本作順先君校正此字益用其說

虞戴德第七十

君已聞之喜孫按己各本作以楊氏先聖大訓作己聚珍本從之先君校正此字與大訓合謹按以己古通

是非反天而到行耶喜孫按到倒古通先君初校作倒後又仍其舊文以此聚珍本作倒

率天而祖地喜孫按而各本作如聚珍本從方本作而謹按而如古通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乃升諸侯之教士喜孫按盧刻脫諸侯字聚珍本從方本刪去孔本亦刪去謹按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乃升諸侯之教士先君校去下諸侯字與御覽合

人事曰樂喜孫按各本脫樂字聚珍本從方本增先君校補此字與之合

誥志第七十二

物乃歲具生于東喜孫案具各本作俱先君校正

在國統民而怨　民咸廢惡而進良　而民咸盡力喜孫案三而字盧刻俱作如孔本同聚珍本從方本俱作而謹案而如古通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

用有六徵喜孫按徵盧刻作徵元劉貞廷本作徵聚珍本孔本並作徵先君校正與之合

藍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喜孫案荒各本作寧周書作荒先君蓋據之校正與戴氏文集合

考其陰陽以觀其誠注陰陽猶隱顯也喜孫案猶盧刻作位孔本作謂聚珍本作猶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志殷而深喜孫案盧刻而為如深為浚孔本亦作如浚盧僕射注曰浚蓋深字聚珍本作而深注作深蓋深也先君校正與之合

曰日益者也注言日就益喜孫案益各本作也聚珍本作益先君校正與之合

好臨人以色喜孫案各本作如戴氏文集曰如當從逸周書作好聚珍本作好云各本訛作如今從方本及逸周書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其貌固嫗注嫗以皓色下人　嫗盧刻並作嘔　戴君云篇內

㖞字竝婉字之訛 喜孫案戴說見戴氏文集再與盧侍講書聚珍本作婉云各本訛作㖞注同今從方本譔案逸周書作𡟰先君校㖞爲婉蓋同戴說

設之以物而速決驚之以卒而度料 喜孫案各本設作執速作遬決驚作驚決戴氏文集曰以逸周書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互相訂執卽設之爲遬數義同爲速速決宜連文驚之脫誤爲敬之聚珍本作決驚云決字各本訛在驚字下今從方本孔本亦同先君校正決驚字與聚珍本孔本合校正設字速字與戴氏文集合

不紊而性辨 喜孫案紊各本作學戴氏文集曰逸周作不文當作不紊聚珍本作紊云各本訛作學今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知一而不可以解也 喜孫案而字各本作如聚珍本從方本作而逸周書作一而不可變先君據之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存志不能守錮 注言正慎諸于人 正文錮當作固注言正

慎諸于人有誤字 喜孫案聚珍本正文作固云各本作錮今從方本謹案逸周書曰志不能固先君校正此字蓋據此注正字聚珍本孔本皆作止

自順而不讓 喜孫案順各本作慎聚珍本從方本作順逸周書曰自順而弗護先君蓋據之校正

曰妒誣者也注謂妒賢誣善 喜孫案妒上各本有始字注同戴氏文集曰逸周書作始誣者也始郎妒之譌此文與注並衍一始字因譌致衍聚珍本無始字云從方本孔注云始字疑與妒相似而衍先君校去此字與戴孔合

徵淸而能發注謂攻發幽賾也 喜孫案謂盧刻作為聚珍本孔本並作謂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謹案謂為古通

華而誣 喜孫案而各本作如聚珍本從方本作而謹案逸周書正作而先君蓋據之校正謹案而如古通

以其見占其隱注案其陽察其陰 喜孫案陰各本作隱戴氏文集曰隱當作陰袁氏本作應陰與應聲之譌不知者遂改應為隱聚珍本孔本並作陰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初氣生物喜孫案各本生作主聚珍本作生云從方本孔本亦作生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又校盧刻正作主孔校云生宋本譌主從盧本改蓋偶失檢附正於此

注謂物在於胞胎喜孫案謂盧刻作爲孔本作與聚珍本作謂謹案謂爲與三字古通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欲色嫗然以偷喜孫案嫗各本作嘔聚珍本作嫗云從方本先君校此與之合詳見前

纍然以靜喜孫案各本以作而先君校正

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　故之疑當作改之中字句絕喜孫案周書正作改之先君蓋據之校正

五曰民生則有寡有陽喜孫案各本作五曰生民有寡陽七字先君校正爲九字

人多隱其情喜孫案人下各本有有字臧氏文集曰有字衍聚珍本無有字云從方本謹案逸周書正無有字先君蓋據之校正

飾其偽喜孫案此下各本有以賴於物四字先君校去

以攻其名喜孫案此下各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推前恃忠府喜孫案恃各本作惡戴氏文集曰據注惡疑恃之譌聚珍本作恃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注謂有詢議之攻其所不知者喜孫案議各本作義戴氏文集曰謂有詢議之義當作議聚珍本作議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自執而不讓喜孫案執各本作讓戴氏文集曰據注順疑執字譌耳聚珍本作執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注及其所不知也喜孫案各本知下有正字戴氏文集曰正字疑衍聚珍本無正字先君校去此字與戴合

素動人以言注謂先偏習之喜孫案各本謂作爲戴氏文集曰爲先偏習之當作謂先偏習之聚珍本作謂先偏習之孔本作謂先偏習之先君校正二字與戴合

假道而自順用之喜孫案假各本作有戴氏文集曰當從逸周書作假先君據周書校正此字與戴合

廉言以爲氣注以見俠氣自然喜孫案俠各本作侠戴氏文集曰俠當作俠聚珍本作俠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矯厲以爲勇喜孫案矯各本作驕戴氏文集曰當從逸周書作矯厲聚珍本作矯厲先君校正此字蓋同其說注同

内恐外誇喜孫案誇宋本作悴元本作悴聚珍本從元本作悴孔本從宋本作悴盧刻亦作悴謹案逸周書作誇先先蓋據之校正戴氏文集曰當從逸周書作外誇

亟稱其說喜孫案各本亟作極稱作再戴氏文集曰極再當從逸周書作亟稱先君據周書校正二字與戴合

乞言勞醉醉當作瘁喜孫案醉瘁同諧瘁聲同聲假借

陰行以取名注陰行謂竊求諸人也喜孫案盧刻作陰陰竊謂求諸人也戴氏文集曰次陰字別木作陽以正文訂之當作陰行謂竊求諸人也先君據之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行其亡如其存注謂奉先君喜孫案謂盧刻作爲聚珍本孔本作謂先君校正與之合

喜怒之而度斷曰有守者也喜孫案各本而作如日作日無有字者字先君校正如此與聚珍本

所據方本合謹案逸周書云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

合志而同方喜孫案各本而作如聚珍本從方本作而逸周書亦作而先君據之校正

其入人甚偷　偷當作愉喜孫案周書云其人甚偷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注於練焉壞廟　將納新神喜孫案各本無廟字將字先君據穀梁傳及注校補與聚珍本合戴

氏文集曰於練焉壞下脫一廟字納新神上脫一將字

鄭元士虞禮注曰喜孫案各本禮下有記字聚珍本作鄭元注士虞禮曰先君校正

從者皆元服注錯易其次尤非宜喜孫案盧注此下各本有那字聚珍本有也字先君校去

君及祝再拜興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爲一節

祝下擯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爲一節

廟醢陳於房中注房東房也喜孫案各本東房作西房戴氏文集曰西字別本或作曰或作由據禮訂之當作東房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君曰諾遂入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雍人拭羊注拭挩喜孫案挩盧刻作帨戴氏文集曰帨當作挩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孔本合

血流于前乃降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雍人割雞屋下當門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爲一節

有司亦北面也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爲一節

小辨第七十四

其可乎注小辨謂小辨給也喜孫按謂各本作爲聚珍本作謂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猶不可既也喜孫按猶各本作由先君校正謹按由猶古通

君其智可乎喜孫按君上各本有其字聚珍本無之先君校去此字與聚珍本合

內思畢心曰知中喜孫按心各本訛作必聚珍本從方本作必孔本亦作必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用兵第七十五

蚩尤庶人之貪者也注或云蚩光古之諸侯矣耳喜孫按各本或字在諸侯下先君校正與戴氏文集合與聚珍本合

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中按蜂蠆挾螫而生句見害而校句此以喻人生有欲不能去兵耳注謬甚喜孫按螫下盧注云如蜂蠆之挾毒也八字害下盧注謂蚩尤殺之於涿鹿之野十字也下盧注此教習干戈自衛身非作者也十二字先君悉校去謹按先君所定句讀與孔氏注合

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

塞嗣武孫武子中案此六句皆逸詩不必牽引蔓栽喜孫案久矣一

鹿注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因於兵革之詩也十六字先君校去謹案御也久也予也古音皆在之部六句通用一韻則必通爲一詩矣中二句特倒同蓼莪耳

夏桀商紂羸暴於天下 喜孫案盧刻羸作羸聚珍本孔本作羸謹案楊氏先聖大訓正作羸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粒食之民布散厥親注離散莫能相養 喜孫案注文盧刻作離諸夏能相養戴氏文集曰當作離散莫能相養因字形譌舛耳聚珍本作離親莫能相養孔本作離諸夏莫能相養先君校定如此並同戴文集說

攝提失方注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杓相直 喜孫案杓各本作應戴氏文集曰應疑杓字之譌聚珍本作杓先君校正此字與戴說合

孟陬無紀 喜孫按孟陬各本作鄒大漢書云孟陬無記史記曰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先君校正二字蓋據漢書也

注或陬聲誤爲鄒也 喜孫案陬各本作深戴氏文集曰深當作陬聚珍本作陬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不告朔於諸侯注周禮太史職曰喜孫案史各本作師先君據周禮校正與戴氏文集合與聚珍本合孔本亦合

頒告朔於邦國喜孫案盧刻無告字先君據周禮校補與聚珍本孔本並合

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注周書曰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喜孫案注文周書下各本無曰力爭則力政六字戴氏文集曰周書下脫曰字似仍脫力爭則力政一語此逸周書度訓篇文聚珍本有此六字孔本有曰字先君校補六字與聚珍本合

交伐于中國注此周所服四海喜孫案服各本作伏下同戴氏文集曰伏當作服下同聚珍本作服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下文其夏之所服同

此朝明堂時來者國數也喜孫案國數各本作數國戴氏文集曰當作國數聚珍本孔本並作國數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少閒第七十六

同名同位曰同等喜孫案位各本作食戴氏文集曰別本食作位義長今攷朱本作位先君校正此字與朱本合

故天子昭百神於天地之閒喜孫案百各本作有聚珍本作百云各本訛作有今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盧校注云案汲曰有天下者事百神則當作百無疑

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小者注遠大之謀緣近小始喜孫案注始字盧刻作治戴氏文集曰治當作始聚珍本孔本並作始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昔堯取人以狀喜孫案以盧刻作民高安本聚珍本孔本並作以謹案楊氏先聖大訓正作以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注渠搜貢露犬喜孫按露盧刻作盧戴氏文集曰盧字誤逸周書曰渠搜以䶂犬䶂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盧或當作露聚珍本孔本並作露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乃有周昌　紂不說諸侯之聽于周昌　周人以諱事神孔子

爲周之臣子而敢斥其大祖之名乎此之不通昭然可見

煩煩如繁諸乎注煩煩衆也如緐諸喜孫案注煩煩盧刻脫一煩字諸字盧刻作者孔本與盧刻同先君校補煩字校正諸字與聚珍本合

而君財之喜孫案盧刻作君如財之孔本同聚珍本作君而財之云從方本先君校正而字與聚珍本同又乙君字于而字下未詳所據何本

發而用之喜孫案而各本作如聚珍本作而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蓮案而如古通

覵覵相生注言識其並與喜孫案注識字盧刻作職戴氏文集曰職當作識聚珍本孔本並作識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而以間觀也喜孫案各本作如以觀間也戴氏文集曰當作而以間觀也別本或譌作閒觀朱本如作而聚珍本作而以間觀也先君校正而字又乙間觀二字與戴合

君曰不足臣則曰足喜孫案各本無下四字先君用盧校說補戴校聚珍本孔本補臣恐其足四字與注

不合且不足可云恐足不可云恐也不若盧校之優

法所謂可不也喜孫案所盧紹作可聚珍本孔本並作所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讓案可不卽可否也不否古通

民亦如之喜孫案民各本作穀戴氏文集曰穀當作民聚珍本作民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孔注則以爲政之誤

上失政大及人畜穀喜孫案人上各本有小民戴氏文集曰小字衍聚珍本無小字云從方本先君校去此字與之合孔注則珍小字於人字之下

還穀木樹喜孫案穀各本作蕿戴氏文集曰蕿當作穀聚珍本作穀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朝事第七十七

諸臣之五等之命喜孫按命字上各本脫之字衍以定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凡十八字卽上文亟出于此聚珍本據周禮訂正先君校正此條與聚珍本合

各如其命之數　以上典瑞職文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樊纓十有二就喜孫案二各本作再覲禮注引作二先君據之校正

率諸侯而朝日於東郊喜孫案各本無於字先君據覲禮注校正

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喜孫案各本無下二句先君據周禮校補

所以正君臣之義也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喜孫案先君於此書爲一節

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喜孫案各本無於字先君據小戴禮記校補與聚珍本合

致饗既喜孫案既上盧刻有餼宋本同戴校聚珍本刪之云既卽餼字各本于既上又加餼字非也今據永樂大典本刪孔本亦從永樂大典刪餼字先君校去此字與之合

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喜孫案先君于此書爲一節

及大客之儀喜孫案儀各本作義戴氏文集曰義當作儀聚珍本據周禮改作儀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謹案古

人儀只作義肆師治其禮儀注云故書儀爲義

般跳以除邦國之慝喜孫案各本除作成慝作貳先君據周禮校正與聚珍本合戴氏文集曰當從周禮作以除邦國之慝

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喜孫案禬各本作會先君據周禮校正與聚珍本合

以周知天下之政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投壺第七十八

有勝則司射以奇算告喜孫案奇盧刻作其先君據小戴禮記校正與聚珍本合與孔本合戴氏文集曰以其算告當從袁氏本作奇

舉手曰請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喜孫案請盧刻作諸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合孔本則據儀禮經傳通解增請字於諸字之上

皆跪奉觶曰賜灌喜孫案觶各本作觚先君校正

勝者跣曰徹養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正爵既行請徹焉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矢入分喜孫案矢盧刻作籌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喜孫案大各本作泰先君校正又按大射下各本衍干一張侯參之日今日大射十一字先君校去與聚珍本合聚珍本據方本無此十一字

中獲既置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壺腹修五寸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既獲卒莫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拾聲歙挾喜孫案先君於此畫爲一節

若是者有常罰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爲一節

公冠第七十九　說苑修文篇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

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于此始成之時祝詞四加而後退　公冠自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元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士同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王而冠古之通禮也

其餘皆與公同也注謂迎賓升阼之等喜孫案謂盧刻作爲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公元端與皮弁皆韠注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喜孫案各本頸作經無革帶二字戴氏文集曰經當作頸肩下脫革帶二字先君校正頸字校補二字與聚珍本孔本合

朝服素韠注諸侯之朝服喜孫案注朝字盧刻無戴氏文集曰服上脫朝字先君用其說校補與聚

珍本合孔本改之字爲朝字

無樂注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喜孫案盧刻無之家二字無也字先君據小戴禮記校補與張珍本孔本合戴氏文集曰通解載此注有之家二字

皆元端此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爲一節

其醇幣朱錦采四馬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爲一節

其慶也同喜孫案先君于此畫爲一節

一百一十一字喜孫案盧刻無舊校字數先君補題

遂于年 年說苑作佐當從之聲轉之誤也

惠於財注及時而施喜孫案盧刻以注四字爲上裔于時句注先君校正與張珍本孔本合張珍本而作惠

欽順仲春之吉日喜孫案春各本作夏注云古者冠以仲春則正文必作春一證也劉昭注續漢志引博物

記云欽順仲春之吉辰則考昭冠辭實作仲春二證也昭帝本紀元鳳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則孝昭之冠時實是春而非夏三證也先君校正此字與聚珍本合

普遵大道之郊域喜孫案各本作遵並大道邠或先君據博物記校正遵案古普字止作並古域字止作或

推遠沖孺之幼志喜孫案沖孺各本作稚免先君據博物記校正

肅勤高祖之清廟喜孫案各本無之字先君據博物記校補

六合之內靡不蒙德喜孫案各本作靡不息先君據博物記校正謹案息卽息之形誤又脫蒙字耳

凡三百四十七字喜孫案盧刻無舊校字數先君補題載孔本所題多七字

本命第八十

分於道謂之命注道謂冥化自然之道也喜孫案謂盧刻作爲先君校正與聚珍本孔本合

人莫遲焉喜孫案盧刻作人養焉袁氏本作人莫遲焉蓋始二字似後人所改孔本亦作莫遲先君校正二字與

戴孔合張珍本作齊始云從永樂大典訂定他本多改作莫遊者非則戴氏文集之說似未爲定論

或分得其長或分得其知喜孫案各本無下或字先君校補與張珍本合

十有六精通喜孫案精各本作情先君蓋據說苑校正

陰以陽化喜孫案各本此上有辰故二字張珍本作是故先君校去

二八十六然後精通喜孫案精各本作情先君校正蓋據說苑

八者維綱也喜孫案綱各本作剛戴氏文集曰剛當作綱孔氏注曰剛假借以爲綱字張珍本作綱云從方本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喜孫案先作十此盡爲一節

以一治之也喜孫案各本脫一字先君據喪服四制校補與張珍本合戴氏文集曰治上脫一字

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喜孫案杖各本作扶盧刻因之先君據小戴禮記喪服四制校正與張珍本孔本合

而訢而已喜孫案各本訢作沂先君據喪服四制校正與張珍本合

不百里而奔喪注言及日故經成見星喜孫案盧刻本作經藏氏文集曰袁氏本經作經先君據之校正此字與張珍本合孔本作救經成見星

所以正婦德也喜孫案先君于此書爲一節

喪父長子不取喜孫案父各本作婦先君蓋據儀禮經傳通解校正

喪父長子者爲其無所受命也喜孫案先君于此書爲一節又父各本亦作婦先君蓋據儀禮經傳通解校正何休公羊傳注曰喪父長女不娶無教戒也則何休所見本作婦與朱子所見本異

盜竊爲其反義也喜孫案先君于此書爲一節

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喜孫案先君于此書爲一節

易本命第八十一

注易說曰喜孫案說下各本衍卦字先君校去與張珍本孔本合戴氏文集曰卦字衍此引乾鑿度語

太初者氣之始也喜孫案各本無也字先君據乾鑿度校補與張珍本孔本合戴氏文集曰氣之始下脫也字

故禽鹿六月而生也注以所包者多故舉禽獸之名雖有飛走之異其義亦通也喜孫案各本以所包作所以苞無義字不叠禽字先君校補與張珍本孔本合惟其義二字作實字戴氏文集曰所以苞者多當作以所包者多故舉禽獸之名禽下仍脫一禽字是也

其餘各以其類也注然亦有本而生之也喜孫案各本然作言本作生先君校正與張珍本合戴氏文集曰有生當作有本是也

與月盛虛注月虧于天喜孫案虛刻月上衍日字虧作虧先君校正與張珍本孔本合戴氏文集曰日月虧于天日字衍虧當作虧字形之譌是也

食肉者勇敢而悍喜孫案悍各本作捍張珍本從方木作悍先君校正此字與之合

盧文弨攷證

曾子立事篇補則不改矣　盧云上文注云補謂改也則此不當云不改當作補則不復矣　信注太過遂不難改正文以從之亦已甚矣　貴孫案先君自爲說已見前立事篇茲復駁盧說如此

武王踐阼篇戶之銘曰擾阻以泥之　盧云擾乃獿字之訛服虔注揚雄賦云獿古之善塗墍者王伯厚校此篇云一本無阻字則當爲獿以泥之無疑蓋擾亦本作獿形近易訛也　貴孫案此條先君未下己意而于獿字以砯圖識之蓋從其說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杭州姚禮尉字

皇清經解卷八百零二終